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

二十一至
二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沈立銘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

應帝王第一

宋 褚伯秀 撰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

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郭註有虞秦氏皆世事之迹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世孰名之哉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以是非為域也能出於非人之域必入於無非人之境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臧仁而要人邪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夫如是則奚必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偽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有

虞之世也

呂註齧缺問王倪即子知物之所同是邪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然則物無知邪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於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真不知而體之者也有虞亦訓憂虞泰氏亦泰定之義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泰定有虞氏之迹猶臧仁以要人而人從之固得人矣然以仁為臧而是之不免以不仁為否而

非之是未始出於非人有人有非人樊然殺亂矣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以已為馬以已為牛莫之惡也故其知信而不疑其德真而不偽惡知不仁之為否而入於非人乎自王倪觀之則有虞氏不及泰氏可知矣不及者言其迹泰氏則有虞氏之所以迹也欲得其所以迹者解心釋神深造乎王倪之所不知而已

林氏註泰氏上古淳朴之世至堯則朴散而法成舜

又因堯之法而增大之所以不及泰氏非聖人之道
不同蓋時事之變聖人應迹亦不得不異耳有虞氏
以仁為善而要天下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人
之有仁則以不仁為非人以人道言之有虞氏固出
於非人矣以天道言之則有仁者亦未免於非人也
徐徐于于皆舒緩貌以形容其淳朴或以已為馬或
以已為牛一安之而已故其知情信而其德甚真未
始入於非人言其所以無是非也

祥道註道以不知為內知之為外不知為深知之為
淺故齧缺四問而王俛一答以不知齧缺因悟喜而
以告蒲衣蒲衣乃語以無為之迹經曰虞氏招仁義
以撓天下之民又曰有虞氏之藥瘍舜有羶行皆臧
仁以要人於道已不淳矣故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則
物我兼忘無所係累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
而謂之馬其所知者情信其所得者甚真於道淳而
不漓故曰未始入於非人泰失之於老聃曰吾以為

人也而今非也所謂非人義蓋如此

碧虛註聖人行不言之教則四問四不知者乃應帝王之綱紐也虞氏喻有知秦氏喻無知臧仁以要人有善惡也未始出於非人謂趣同流俗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無物我也知性不偽故曰情信所行不喪故曰德真未始入於非人謂超出塵表也

趙註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必至於無知然後為真知齧缺躍然而悟以告蒲衣蒲衣曰子何知之

晚也有虞以仁為善求以得百姓之歡心此人之合
未始離乎天也秦氏則覺寐自得以我為馬可也以
我為牛亦可也喜怒不作物我兩忘此真人之道也
其知情信覆載寒暑無差也其德甚真無一毫之偽
也此天之合未始離乎人也
有虞之於秦氏猶克之
於許由也

庸齋云四問而四不答即維摩經以不言為不二法
門之意齧缺悟其不言之言喜而告蒲衣蒲衣謂汝

今方悟那泰氏古帝王懷仁以結人心亦可以得人
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為徒非人即天也
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
天而曰非人是其竒筆以已為馬以已為牛皆置之
不問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其德在已皆天真
也到此處天亦不足以名之任其自然而又出於
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
下字處

齧缺問王倪即齊物篇中四問是篇復舉以標其
首明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而帝王之道尤宜
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為之聰明者為之視知者為
之謀勇者為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為之治豈不
偉與故齧缺因王倪之對喜而告蒲衣蒲衣謂汝
乃今知有虞不及泰氏蓋以仁為善不能不虞而
出之未始出於非人德合乎人而已泰氏覺悟自
得知德俱真未始入於非人則道合乎天而人歸

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臧字音義舊作藏故崔
註云懷仁義以結人也成疏因之呂氏從臧釋之
以善林陳諸解皆從呂說或謂臧藏二字通借用
按漢書食貨志輕微易臧則是借臧為藏而無以
藏代臧之理今本多作臧以善釋之為當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
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
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蚩負

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郭註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為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是以帝王任之而不為使萬物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呂註君人者聲為律身為度而用人惟已則固有所謂以已出經者矣以義制事而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則固有所謂式義度人者矣此特其明之用非命物而化之者則所謂經者未必經所謂義者未必義不免為欺德而已是猶涉海鑿河不足以有成使蚤負山不足以勝任也夫大物之至重神器之不可為而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則治外而已正而後行確乎能事則非治外之謂也若然者無有偏陂而人不見其

所向無有反側而人不見其所背無有好惡人不可
得而就避也凡吾之所為者皆出於玄同則天下之
真情偽得矣孰敢操竒器以探我領珠於九重之淵
哉今夫鳥鼠之高飛深穴以避患也曾謂二蟲之無
知乎人又知於二蟲不能無已而使彼有以窺之則
二蟲之不若也

林註用已出法度以治天下終不能成功如涉海鑿
河使蚤負山言不勝其任也古者聖人治天下使民

各安居物皆遂性何弊弊於法度以治外哉言聖人
順民物之性於事確乎有能之者因而任之止於分
內耳夫鳥高飛鼠深穴所以避患也不待教而然民
有常性使之盡分而已何必作為經式義度以拂亂
其常性哉

祥道註日中不以晦涖衆治者不以權應物不以晦
莅衆故以已出經不以權應物故式義度人如此則
如涉海鑿河不循其理使蚤負山不量其才也不循

其理非所謂正而後行者也不量其才非所謂確乎能其事者也夫烏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則聖人之治豈可以已出經而取患哉

碧虛註出經濟之術用仁義之道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不修已而飾人故曰欺德治外乎言必先治內也正而後行邪則不能率衆也禽鼠微物尚違害以全生理而況於人乎言出經式義乃治世之具非君人者之所以具也

趙註日中始告肩吾以聖人之治天下立經陳紀為
萬世法則天下莫不服從矣接輿謂大海無際涉而
鑿河螽蟊至小使之負山喻藉區區之經式義度以
整齊天下俾之向化萬無是理我好靜而民自正我
無為而民自化聖人盡其在我者而已豈以治外為
務哉烏虜猶知避危就安而不待教人而不若二蟲
邪

庸齋云經式義皆出於己以身為天下化也度人即

化民經式義句法與和豫通同欺德言自欺非實德也治外者言化之以身則有迹也正而後行順性命之理也能其事者盡此自然之事也鳥鼠之避患言有迹者必有累曾不若二蟲之知也

日中始務明而好為道者也故告肩吾君人之道若此以已出經式義度則正人以法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則必人之已從非心悅誠服也故接輿指為欺德謂非實德不特欺人

抑自欺耳以是而治天下憑虛莫濟必不勝任也
夫聖人之治豈務外乎言經式義度皆治外之具
正而後行確乎能事謂道德性命之理吾身之內
務本立於內則施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也且禽
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况欲君人而欺德以名
患乎曾二蟲之不若也故古之應帝王者無欲無
為天下自化若任知能以為之則君勞於上民亂
於下何望乎治哉以已出經式義度民孰敢不

聽而化諸諸解多從經從人為句林趙從度為句
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以已出經式義度民孰敢
不聽而化諸續考吳門官本作以已制經制字獨
異博參衆說林趙斷句為優今從之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
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
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
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墮垠之野汝又何昇以治天

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
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郭註問為天下則非超乎太初止於玄冥者也與造
化者為人則任人之自為莽眇羣碎貌乘羣碎馳萬
物故能出處常通放乎自得之場不治而自治也任
情則淡漠靜於性而止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
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呂註無名人則體道者也體道者無所忻厭此云忻

厭與人同也忻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乘莽眇之鳥
出六極之外何則彼其為人存亡在已出入無迹孰
肯以天下為事汝又何昇以治天下感其心為遊心
於淡至無容私焉是乃無事而取天下之道也

林註天根自然之本無名指聖人不豫謂不見於其
先而乃發問也與造物者為人倦則又乘夫杳冥而
能飛者出六極之外此言聖人之道無乎不在而實
無為斯足以應帝王矣汝之何法以治天下感予之

心為言其不足以感動我也天根又問答以遊心於
淡則無味合氣於漠則無暴無味所以清神無暴所
以養氣也則物來而不逆大同無私不期於治而天
下治矣

祥道註天根以言本無名以言聖天根起本以應未
出晦以趣明而問為天下無名人所以鄙之夫與造
物者為人已涉於有事矣故厭則乘莽眇出六極遊
何有處墻垠也莽眇喻心乘之以遊即遊心於淡合

氣與漠順物而無私者也若是則不為天下而天下自治又奚以法治之哉

碧虛註與造物者為人有意自造也乘莽眇出六極凌虛履妙超陰陽也遊何有處壙垠造道之域居空同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私則失自然矣

趙註天根者宗主之稱無名者真人之號殷陽盛明之地蓼水寥冥之鄉造物者覆載天地雕刻衆形本非有心予猶厭之而超乎形器之表又何必以治天

下感動我心為無名人又問乃以順物自然之理答
之凡有心於為者皆容私也天根此問之失在為之
一字無為則天下自治矣

庸齋云與造物者為人處世而順自然也遊於世間
已足將遊乎造物之外莽眇虛無之氣何有壙垠太
虛無極也何故以治天下感觸予之心聿字崔本作
為亦何故之意淡漠無形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
合於自然前云無聽以心而聽以氣則此氣字合以

性釋之順造物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何必為天下
乎無名人即子虛烏有之類

天根喻自然之本當隱晦涵育任物自化今趨於
盛情之方自顯以求有為故問為天下無名聖人
所以鄙之謂何所問之不悅我心也乃自陳無為
放曠之樂就以點化之與造物者為人言與化俱
運任而不助也莽眇猶杳冥烏喻飛行無迹墮
虛豁貌言我逍遙自適若此汝何法以治天下感

動予心哉天根又問無名人告以遊心於淡無嗜
慾也合氣於漠無所暴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
心於為天下則有私而失其自然名曰治之而亂
之所由生也蓋治天下之道無他善復其自然之
本則身修而天下治矣天根不知反求諸已而懷
寶自迷哀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一

宋 褚伯秀 撰

應帝王第二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䟽明學道
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
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殽
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

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郭註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蓋以文彩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者也天下無明王則莫能自得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而民莫知恃賴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物皆自

以為得而喜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與萬物為體
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何暇遊虛哉

呂註嚮疾者趨事之速強梁則非以柔勝物而徹之
非能無知䟽之而明非明之所自出學道不勸則未
能日損以為道者也能有所技則勞其形思有所係
則怵其心猶百工以短長有無胥易非聖人所以用
天下也虎豹猿狗之來田藉皆有以取之則夫勞形
怵心而為天下用者亦強梁䟽明之所自取也藉猶

借言巧力為人所借也。有力弗居，化貸弗恃，則凡有者不得舉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者，立於不測，遊於無有，故也。則向之所以比明王者，不亦踈乎。

林註明者神之散，王者聖之動，應帝王者出而治世，故以嚮疾、䟽明為問，答以如是而可比明王，則是胥徒好易技，係勞形怵心者，皆可望於聖人。虎豹以文而來，田獵獐狗以便而招繩，藉皆可以比明王乎。子

居驚問明王之治答以功蓋天下而不有化貸萬物而不恃言古之明王無意於天下而天下歸之以至運精神以化天地之德動心術以應事物之變其本莫不始於此故雖有功而不舉以為名化物而不自以為喜是以天下以功歸之物自喜之立乎不測之上而陰陽莫能制遊乎無有之鄉而萬物莫能累也祥道註嚮疾強梁則與能如嬰兒者異矣物徹疏明則與明道若昧者異矣學道不勸則與絕學無憂者異

矣明王即聖人聖人無為而天下化今弊弊於三者而與物為事猶以技係交易而侷利者也豈惟勞形怵心外患將至矣夫明王之治有功弗居則我何力於民化物不恃則民何得於我是以名不舉而迹不彰實不聚而患莫及以虛而為羣實之宗以無而供萬物之求也

碧虛註所嚮之處嫌疾強梁不容惡也徹通事物疏豁明白尚聰明也以此妄知易彼自然使其技能相

係勞苦其形怵惕其心者也虎豹猿狙喻以能名患似不自己忘我也而民弗恃忘功也有莫舉名忘名也遊乎無有兼忘也明王之治如是而已

趙註嚮疾者所志捷疾強梁者剛果敢為物來能明力行不勸如此可比明王否答以道尚柔晦無為若此則與道相反而為才所累豈惟勞形怵心又有害焉猶虎豹猿狙來田來藉皆以才掇禍不足以治天下也子居更請蓋銳於有為老子則安於無為故答

以功成而不自我出物化而弗恃以為能物各自適而莫能名吾之功即孔子贊堯所謂民無能名而巍乎有功者也

庸齋云嚮疾強梁等語雖不指名而譏孔子胥刑徒易更也猶云卒更也必古有此語猶漢云鬼薪技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也言如此為學身心俱勞猶虎豹以文而招田獵猿狗以便而招繩藉此貶之之甚也子居再問卒告以功蓋天下似不自已至

使物自喜即功成不有帝力何加之意立於不測即
是遊於無有鼓舞其筆端耳已上數段皆述其命篇
之意

嚮疾諸解不同音義載梁簡文以嚮同響猶庖丁
章若然嚮然讀同響之義然考本章大意呂林碧
虛如字釋之為優今擬解云嚮疾謂應物之速強
梁則非守柔者也物徹謂樂通物疏明則非葆光
者也學道貴於無為而乃以不勸為功猶以技能

相易相係不免於勞形怵心言所求者非其道也
且也至可比明王乎乃老聃反問之辭謂若以前
論嚮疾強梁等可比明王則虎豹因文彩以致獵
狝因便捷狗因執狸而致繩藉亦足以比明王乎
子居始悟蹙然問明王之治乃告以忘功善貸逃
名遁形始可以論明王之治蓋子居所論者迹而
老聃所論者心心迹之判久矣夫執籛說之不通
籛有離來二音至大之牛豈狗能執音義載李氏

本作狸為當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固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

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曩
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
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
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
告壺子壺子曰曩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
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
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曩吾示之以太冲莫

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鮑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也。」壺子曰：「曩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常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

終

郭註未懷道則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濕灰同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雖動靜流止之不同無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坐忘即謂將死覩其神動天隨即謂有生耳誠能應不以心理自玄符與化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非相者所測此應帝王

之大意也德機不發曰杜權亦機也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感應之容也存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利名之飾皆為棄物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居太冲之極浩然無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物各不平混然一之管窺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淵然靜默之謂雖流水之與止水鯁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

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無為，深根寧極，虛而委蛇，無心而順物，不知誰何，汎然無所係，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遇耳。去華取實，雖動而真不散。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

呂註既其文未既其實實則不識不知之處是也。夫道未始有物，虛空無相，莫之與匹。猶衆雌無雄，吾非應物，居然有藏於胸中，猶無雄而卵，是以道與世亢。

而必信者故使人得而相也地與陰同德則莫得而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正即不止機者動之微也初見濕灰以為死不知其杜也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為杜權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莫得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見也名實不入則無為機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為善者機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冲則莫之勝而不一是以疑其

不齊莫勝則平故謂衡氣機也三淵之義以喻心善
淵雖流止之與鯁桓蓋未嘗不淵也太冲莫勝亦若
是而已矣及乎未始出吾宗則藏於天而示以無所
示彼莫得而見故自失而走蓋季咸以其心相人之
心我無心則彼所以相者亦不能獨立是以失滅而
不可復得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心無為其
止也因以為弟靡則莫知其為靡也其動也因以為
波流則莫知其為流也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

此其所以逃也。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於事無與親，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塊然獨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雖萬物擾擾而吾之封自若，終莫之變也。

林註：列子見季咸而疑其師道之不及，壺子告以質由文顯道，即事彰言我與汝盡其文未盡其實，何由得道與。猶衆雌無雄，何由而卵。汝既未盡我道之實，其道猶與世亢而必信於人。故季咸得而相汝也。濕灰言將死之證，示之以地文不示則無文矣。不震則

寂然不動正者貞也貞夫一故體安靜不正則非一
所以為地文德雖有機杜而不發彼所不能知也天
壤者覆載之功也及於物猶道德之機發於本根而
名實未能入也踵者形之下極善者可欲之謂彼之
所見曰機壺子自謂為權權則所見者粗機則所存
者妙故也始則杜機於至寂之中而相者疑其死次
則發機於至極之下而相者疑其生已而不動不靜
非死非生參差不齊無得而相也太冲者至虛而中

莫勝列子所謂莫朕是也衡至平也應物則參差不
齊氣虛而待物猶未離乎機壺子藏神於至虛無朕
之際而動靜陰陽之不齊猶衡之應物故使季咸不
可得而相也鮑大魚審停審止水為淵喻示以地文
流水為淵喻示以天壤大魚盤桓以為淵澄湛湍疾
參差不齊示以太冲莫朕之謂也列子有九淵此引
其三以明壺子之事耳太冲猶未離乎氣機至於未
始出吾宗則與天同矣此季咸所以自失而走也無

心而順物故虛而委蛇不知其人是誰是何也弟者
放任靡者順從彼且為弟靡因以為弟靡彼且為波
流因以為波流此言壺子之變化在已也列子見壺
子之道遂自覺悟以為若未始學也歸為妻爨食豕
如人不知有貴賤物我也不役於務去華就實塊然
獨立事雖紛擾而守其封域終不為之變也

祥道註與道遊則無心故死生禍福之機泯於內不
可得而相也與俗交則有累故死生禍福之機兆於

外可得而相也此季咸所以於衆人則其術神於壺
子則其術窮也地文者陰柔之體凝天壤者覆育之
功見太冲者天地之中氣也陰柔體凝所以應物者
靜故曰杜德機止水之淵是也覆育功見所以應物
者美故曰善者機流水之淵是也至於太冲莫勝則
非動非靜若死若生不上不下當中若衡故曰衡氣
機鯁桓之淵是也水之或止或流或為鯁桓其淵一
也壺子之機或杜或發或為太冲其道一也善觀水

者察其淵善觀人者察其道而已列子悟壺子之道
自知不足為其妻夔忘我也食豕如人忘物也忘我
故無內外之殊忘物故無貴賤之別心若死灰形如
槁木紛而封哉而莫之動一以是終而莫之變也

碧虛註理猶實也事猶文也壺子謂吾與汝無其文
故未既其實而固執以為得道猶有雌無雄奚以生
化今有季咸之文斯足以顯壺子之實以道為有而
與物亢敵故為術者所相地以不動為文見其深根

寧極不震不止動靜不發蘊道息念杜德機也反常
曰權杜權則復常之義天以發生為壞見其神采外
耀也真人之息以踵生氣一動冲和遍軀發自根本
豈止眉宇而已哉子之先生不齊但見形質而已太
冲莫勝謂太空無勝負而不知其所以然衝氣機則
輕重平一不可以動靜觀也夫水之波蕩無涯而淵
渟鑒物一也猶至人靈府虛豁洞鑒故相者無所施
其術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形之語言則已出宗矣

弟靡波流皆罔測貌食豕如人視彼若此塊然獨立
無比儼也紛而封哉外蕩而內澄一以是終如此而
已矣

趙註列子神季咸之術以為愈於其師壺子告以我
之所以許汝者盡其文耳而其實則未汝固以為得
道與衆雖無雄而又奚卵言有形之類皆陰也必有
無形者以為之主宰而汝以道與世元必欲人之見
信非無心而任理故人得而覘汝示以地文寂然而

止也萌乎不萌也不震動故正之正則動矣此謂杜
德機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是也天壤與地文對坤
靜而乾動也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以萬物為芻狗
而勃勃乎有生意此謂善者機老子云虛而不屈動
而愈出是也始見以為弗活再見以為有生又見而
死生不可測故以為不齊太冲莫勝列子作莫朕是
也示以太空漠然無朕而中有機緘老子云窈兮冥
兮其中有精是也大魚盤桓以為淵靜中有動衡氣

機也止水為淵杜德機也流水為淵善者機也示以
未始出吾宗泛應萬變而本然者常存也弟靡列子
作茅靡茅靡波流即與之虛而委蛇也列子悔其學
之未至於是去文反質槁木其形雖處紛擾之中而
所守不移一以是終而已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
盖有深意夫為國在仁義禮樂今乃泯然不見其迹
人以為國將亡矣及發政施令犁然當於人心又以
為國將興矣至於寓威武於文德之中行爵賞於刑

罰之外則覘國者不可得而測識矣此聖人治天下之妙道而託之以神巫之相也

庸齋云文喻外實喻內汝未盡見其實固以為得道乎無雄奚卵言無心亦無迹也此句喻其心未化故可以形見自以其道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便是有迹使人得而相汝也濕灰言其生氣欲滅地文禪家修觀名萌乎若生之意不震不動也不正者不可以指定言此不正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德機生

意閉其機而不動有生意欲滅之狀遂以為弗活矣
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以為有生天壤亦是觀
名天田者自然之壤猶今修養家以舌間為天津之
類名實不入有無俱遣也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
上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太冲即太虛莫勝不可捉
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平半之地而止
則是半動半靜所以為不齊也鮑桓止水流水釋氏
皆以為觀名審信也壺子到此方說出向之所以示

季咸者皆此淵也九淵方示其三耳太冲莫勝未始出吾宗皆是觀名頽靡拉扱波流莽蕩故自失而走也為其妻爨已下皆墮體黜聰之意不復贅釋

李士表論云季咸者以我之心感人之心以我之見感人之見故禍福壽夭之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真故棄而走也彼至人者踐形於無形之表超數於無數之先又惡得而相哉故始示以地文而疑其死次

示以天壤而疑其生殊不知形之生死心之起滅也
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壺子未始有心靜與陰同德
動與陽同波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天地之平也萬法
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齊耳三者皆謂之機
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以
無所示彼以實投我而此虛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
之起心役見有盡此之離人入天無盡所以自失而
走也壺子謂見吾三機則猶立我與之虛而委蛇不

知其誰何則我亦忘矣示之者誰邪見之者誰邪莊
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唯寂然不動
故感而遂通唯退藏於密故吉凶同患一將出其宗
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則人得而相之矣古之帝王所
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以此

王旦論云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故使
人不可得而相孔子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及其
即之又變而為溫然聽其言也又變而為厲矣是豈

可執一而相哉夫堯一而已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
仁如天其知如神若此之多變然則聖人出而治天
下使人不可得而相者固所以取天下而用之道
也歟

季咸以心感人而知其心者道與世亢則不能
無心有心則有跡使人得而相也始見壺子而哀
其弗活蓋至人心若死灰季咸無所施其感耳不
震者地之體不止者神之化萌所以示之文可見

者也杜則捷閉莫窺機則微有可睹此至人潛德
內蘊之貌有非術者所能測識也再見壺子喜其
有生謂見杜權矣權又機之顯者始欲杜而今微
顯所以知其有生者也天壤謂自然之地生物之
本也名實不入心不動也唯能至靜故其機發於
下極吾身生意之所自始養而為浩然之氣廣而
為及物之仁是謂繼性發見生生而不窮者也又
見壺子而疑其動靜不齊無得而相則至人之妙

用有出於術數之表者矣太冲者虛之至故莫窺
其朕兆也衡以平而善應氣以虛而善入皆無心
於物故不待感而自應然謂之機者以所以示之
者言也三淵喻前三機之有深意九淵僅示其三
而季咸之技已窮至人非有心於出奇以屈人也
特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蓋不示之示無宗之宗亦
虛而已何出入之有然則壺子所示者愈近而季
咸所相者愈遠宜其自失而走也季咸既滅既失

壺子亦無有也然則列子將奚為哉因悟向所學
者皆其土苴而今始識其真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隕然而道盡之謂也此章實寓應帝王之妙旨託
之季咸之相所以神壺子之道使後之心醉技術
者亦將少醒焉耳吾與汝與許也孔子曰吾與點
也義同既其文一本作無其文天屈西北為無側如
小卜為無古既字不正當是不止不齊如字莫勝是
朕無疑三淵審字列子並作潘音盤水盤洄也本經

音義云司馬本作蟠聚也義或近之弟靡舊註同
頽未詳所據今依列文茅靡為正即草上之風必
偃庶協下文波流之義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二

宋 褚伯秀 撰

應帝王第三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
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
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郭註物自當其名而各自謀物自任其事而主其知

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見得則不知止不虛則不能任羣實用心若鏡鑒而無情來即應去即止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神之累也

呂註無為名尸則我無名而天下莫之能名無為謀府則我不謀而天下為之謀無為自任則我無為而任事者責無為知主則我無慮而天下為之慮體盡無窮則光大之至遊乎無朕則鬼神莫睹況於人乎

若然者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常因自然而
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之而後虛哉吾心本虛故
也其心若鏡不將則既往無所存不迎則未來不可
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以盡其受於天者如此
是以勝物而不傷也

林註至人之心物感則通事成而寂有若鏡之明無
情應物而妍醜莫欺是謂勝物而不傷至人無事而
是非莫欺因時循理而神亦莫之傷也

祥道註鏡之於物至則應之而其光不藏去則聽之
而其光自若不迎於其來不將於其往來者不窮而
吾應之也常虛而無心此所以勝物而不傷也自無
為名尸至而無見得以心之虛而致道也自至人之
心至應而不藏以道之虛而至用也

碧虛註為名尸則形必瘁為謀府則神必殆為事任
則才必竭為知主則識必昏體未盡則有窮有迹則
不足遊矣盡其所受乎天則任之而已有見有得則

不妙無見亦虛而已用心若鏡物來斯照鑑彼來往而妍醜無隱無心於勝物故物亦不能害也

庸齋云無為名尸為善無近名故也無為謀府不謀焉用知是也無為事任事雖不可不為而不以事自任也無為知主人雖不能無知而不以知為主也此四無字是禁止之意與論語四勿字同見體察也見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心遊乎無物之始也天受我以此理我能盡之而不自以為有得見其有得則近

於迹矣鋪叙至此但以一虛字結之用心若鏡以下數句只是解一虛字文勢起伏平淡之中自有神巧豈不奇哉

趙虛齋以此段連南海之帝為一章其註義略而不論按此段乃承前季咸章而立說用以總結其意觀文義可知名尸謀府事任知主言季咸恃知謀以察物而要名任事也體盡無窮已下言壺子之道不可測識至人則指壺子明矣非有心於勝

物而不能不勝使季咸自失而走是也唯其不爭所以善勝物又惡能傷之哉蓋明任道則其用無窮任技則其能有限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

郭註為者敗之

呂註南陽喻儵然而有北陰喻忽然而無中央不有不無所以會合之也儵忽雖異乎渾沌未嘗與之異故云待之甚善知其為善而謀報之則所以視聽食息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欲其朴之不喪不可得也

疑獨註道體全而為渾沌朴而為儵忽其精在乎中其粗在乎外分中央以為南北北道之所以喪也喪道者必自外至故曰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無所不可故曰待之甚善日鑿一竅以明有所害也七日而

渾沌死言不待數之極已足以喪道矣

祥道註陰陽合而為渾沌渾沌散而為陰陽以合者善乎散則其用無方以散者鑿乎合則其為易敗老子云有象有物有精即渾沌儵忽之謂也謀報渾沌之德則以情滅道鑿竅而混沌死則以人滅天七日者言不待數之究已足以死渾沌矣

碧虛註南帝寓有為北帝寓無為中央之帝寓大朴也三氣未分謂之渾五行未彰謂之沌有無不分故

曰善待南北二帝不識渾沌之真而妄興穿鑿以致
朴散老子云開其兌濟其事終身莫究是也

吳儔註儵者幽而有形忽者微而有數渾沌之全體
散矣謂之中央之帝亦不離乎儵忽之間耳然則儵
忽之相遇莫非渾沌之地也待之甚善以其公而無
私謀報其德則私而有意矣道之全體將受其害故
不待數之究而混者分沌者散此所以為死也

趙註應帝王篇前四章論治天下之道後章發明前

意而歸功於渾沌之德南離也主目司視北坎也主耳司聽言人恃其耳目之聰明而強其所不知則其真始離矣此知者所以行其所無事而惡夫鑿也

庸齋云此段只言聰明能為身累故以此形容墮肢體黜聰明則為渾沌矣本是平常說話撰成日鑿一竅之說真奇筆也渾沌即元氣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口鼻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知識萌而有喜怒好惡渾沌之竅鑿矣孟子曰大人者

不失其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莊子說得來更是奇特如此機軸豈後世學者可及哉

右章計七十四字郭氏引道德經一言以蔽之簡要切當莫越於此研味之餘偶得管見附於衆說之後云

南華經所謂渾沌猶道德經所謂渾成冲虛經所謂渾淪皆以況道之全體本來具足不假修為者也然而世有隆替道與時偕儉化而為有忽化而

為無道體於是乎裂矣自一生三猶未至於鑿也
及乎時相遇於渾沌之地則物交物而心生猶薪
火相加理無不然者渾沌無所分別待之固亦盡
善使儵忽不能忘情而思所以為報則渾沌之德
未能不德故不免夫恩害相生之累日鑿一竅患
猶漸入也七日而渾沌死則情實開而冲和喪也
宜矣帝王之迹著而大道之體亡何以異此

古之應帝王者無為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

而百姓定此堯舜三代已試之效後王法之以垂統
立極豈以知治國汲汲於謀術者之比哉故南華以
齧缺問王倪為是篇之首有虞喻多慮泰氏喻無為
無為足以配天此帝王所應歷數所歸而億兆民命
之所寄託者也若夫以已出經式義度欲以化天下
之民無異矰弋重掘而致鳥鼠是速其高飛深穴之
逃蓋有為則有心有心則知謀所由出姦詐所由生
雖父子之天有所不能固其於君民之際求如標枝

野鹿之相忘可得乎是以天根問為天下答以心澹
氣漠順物無私子居問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
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為之凡有天下
國家者盍求諸此鄭有神巫期人生死喻知謀之士
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先事知幾燭微無隱可
謂當代著龜然而一見壺子哀其將死再見幸其有
瘳三見疑其不齊無得而相則觀形察色之技於是
乎有限矣明日又見自失而走何壺子之多變而季

咸之不神邪此言料國者知謀數術不越乎人為之
偽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為之主憲天體道垂衣一堂
精神四達與化無極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則豈知謀
可度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過於中央言道散
為物離無入有儵忽即有無異號微妙之所以分今
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儵忽之鑿
唯其善待之必有善鑿者不若彼此無心相忘而交
化也萬斛之舟不容漏針何怪乎七日而死渾沌哉

竊惟南華一經肆言渾浩湍激籟號作新出奇跌宕
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墨求而內篇之奧窮神極
化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初學未
得其要鮮不迷眩日華之五色者矣考其創意立辭
具有倫理始於逍遙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
反求諸己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齊物齊
而已可忘己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己應
世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德充則萬物符契宗之

為師標立道源範模天下為聖賢續命脉為萬世開
迷雲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為聖
為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斂之一身不為有
餘散之天下不為不足也帝王之功雖曰聖人餘事
然躋世真淳挈民清靜應化極致莫大於斯故以終
內篇之旨儻忽生而渾沌死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
之道虧也夫今之人鑿竅而死渾沌者多矣將何術
以起之曰塞兌閉門用之不勤是為真修渾沌之術

歟再詳七篇命題各有所主其間或舉例稠繁混淆
莫辨竊窺的指以古人德合者配於逐條之下云道
遙遊之極議當歸之許由宋榮以解天下物欲之桎
梏而各全自己之天也齊物論之極議當歸之子綦
王倪以祛彼我是非之惑得其同然而合乎大通也
養生主之極議當歸之老聃彭祖以亂過養形骸之
謬知生道所當先也人間世之極議當歸之蘧瑗接
輿明出處去就之得宜勿撓逆鱗以貽患也德充符

之極議當歸之王駘申徒嘉言內充者不假乎外德
盛者物不能離也大宗師之極議當歸之孔子顏回
有聖德而不居其位弘斯道以覺斯民也應帝王之
極議唯舜禹足以當之謳歌獄訟之所歸應天順人
而非得已此南華慕往古聖賢筆而為經標準萬世
若夫真人之所造詣即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脗合
所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出凡入聖闔闢化機而不
可以形教拘也善學南華者於內篇求之思過半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三

宋 褚伯秀 撰

外篇駢拇第一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

方於聰明之用也

郭象註駢枝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性為多故云侈耳或云非性欲割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羅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各

正性命也方之少多未嘗有限少多之差別有分定不可相踰各守其分無不自得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駢枝之於手足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有用而然不猶五藏之情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聰明各有本分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賤少而貴多若忘其所貴不保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呂惠卿註駢拇枝指非出乎性而德則所無也附贅縣疣非出乎形而性則所無也於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為侈其氣為五行其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藏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非道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枝於手皆為無用而所謂道德之正者無為以反一而已林疑獨註駢枝與形俱生出於性也贅疣因形而有出乎形也以性配德性在天而德在人以形對性性

在內而形在外出乎天者人以為侈出乎外者內以
為侈此自然之理也夫仁義道德未嘗不相為用而
仁義之迹所以見惡於道德者猶贅疣見惡於形也
駢枝喻仁義之本贅疣喻仁義可去猶仁義之本亦
出於性也贅疣出於形而可去猶仁義亦出之於人
為可去也若能忘仁義之迹則冥於性命之理與道
德為一矣忘形骸之累則駢枝亦出於性之迹形性
喻道德之正駢枝出於性而不形性與四肢同矣贅

疣乃形外之物仁義之迹亦性外之物去之所以全其形忘之所以運其道也

陳祥道註性以德立形以性成駢拇枝指在德無是也故曰侈於性仁義之端具於有生之始則道之駢枝者也而其用見於已生之後則道之贅疣者也人知駢枝之無用贅疣之為累而不知仁義之行亦然蓋尚道德則仁義為無用用仁義則道德為有累也碧虛子陳景元註駢枝與生俱生故出乎性而為生

德之餘贅疣生後而有是出乎形而為性之外累故
皆曰侈夫五行均則五常無偏乃道德之正今多於
仁義是五藏之氣稟受必有少之者故非道德之正
也且駢枝出於五藏之情無用之指何足決齒哉若
夫駢枝於五藏之情淫僻於仁義之行多方於聰明
之用者乃駢枝於有用之處所以重增其弊也

竹溪林希逸庸齋云與生俱生曰性人所獨得曰德
駢枝本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為侈矣贅疣為之

累亦然似此性德二字與吾聖經稍異多方猶多端
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
義外莊子併以仁為外矣以仁義為淫僻而與聰明
並言皆以為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也

褚氏管見云天命之謂性物得以生之謂德命德
性而充之之謂形是皆稟乎自然所以尊生配道
體天立極至誠而不息者也凡在德性之外皆為
駢枝贅疣所謂多方乎仁義聰明而非道德之正

故漆園立是論為外篇之首而議者謂薄仁義太過且老莊之為學非好為高大而固薄仁義也蓋尊道德則仁義在其中然當時所謂仁義皆多駢旁枝而非正者耳故不得不辭而闕之若仁義根心安行中理其去道德也何遠夫駢枝贅疣氣之暫聚初無痛癢之切身任之而勿嫌可也或者惡其累行而欲決斷之其為害愈甚故真人善巧設喻以祛其惑使學者心冥體會即偽明真則天命

之至理可全得以生之良貴可復道物一致天人
渾融回視駢枝贅疣何足為吾形累而所謂聰明
仁義者皆自吾德性中來是亦道之微也但不徇
其迹以求善於物思復其本而同乎大通則終歸
乎道德之妙而已亦何淫僻之有哉多方於聰明
之用一句今本皆然碧虛子陳景元云張君房校
本此句無方字引後文多於聰者為證其論頗長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

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
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
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
於辯者纒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
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揚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
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
不為駢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
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

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郭象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而性短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黃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騁其音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擣杵之口而必競辯於揚墨之間則揚墨乃亂羣言之主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

各是一家之正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跂以短正長乃謂長為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為不足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

呂惠卿註明者謂其自見今以所見為明是以自見與所見合而駢之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絲竹皆

在外者則是益而多之也故道之所自出率性之自通則天下皆足於己不為有餘也擢德則助長塞性則厭其所生唯其為之太過以收名聲則天下相鼓和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曾史之所以枝於仁也道在不言則辯非道也凡貴鱗比而累之繩貴條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讀而竄藏之心貴乎虛而遊於堅白同異之間敝行跬立以喻無用之言如纍瓦結繩然者此揚墨之所以駢於辯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

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則無為自然而無所加損矣

林疑獨註駢於明者為五色所亂不知道在內者可以返視也多於聽者為五聲所亂不知無聲之和非聽所及也技於仁者仁之散故擢其德蔽其性以收名聲使天下如吹笙鼓簧更相扇動以奉其法常若不及也駢於辯者其辭如累瓦之險其執若結繩之固邪說隱微曰竄句堅執白馬異同之論分外用力

終無用之言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天下之至正道德是也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已彼至正者正物而不正於物不失其性命之情而萬物之分明矣故合者不為駢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各任其自然之分則憂無所遣而自去矣

陳祥道註擢德塞性以明曾參仁其親之過史鰌仁其君之過也累瓦結繩危辭救救然譽之也聖人無

名而枝於仁者收名聲仁者不憂而仁者反多憂則去道也遠矣形無駢枝而駢枝生於形非形之常然也道無仁義而仁義出於道非道之常然也形安其常然則駢枝不足為之累故合不為駢枝不為跂道安其常然則仁義不足為之患故臧於其德善於其性而已矣今世之人已陷身於仁義之患且蒿目以憂之是決駢斷枝者也不仁之人復強仁義以饗富貴是決性命之情而為駢枝者也

陳碧虛註駢拇者比五指之數則為不足駢明者以兼倍之性謂之有餘聖人收視反聽以養內映世俗慕離曠之聰明縱耳目於外景以困蔽其形骸則離曠為亂耳目之帥矣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奔馳四方失其真性則曾史為惑人心之宗矣辯之縱橫如累瓦重疊學之博喻如結繩屈禮論之眇微者其竄句隱語之謂乎遊之卓詭者其離合是非之謂乎譽之小道者其蔽跬不進之謂乎大辯若訥多

言數窮故楊墨為恢詭悖怪之首也夫形性之有餘不足皆非至正之道以所稟正性而能自正者謂之正正若役彼從己役己從彼皆失其性命之情矣合不為駢枝不為跛相忘形骸也鶴脰不斷鳧脰不續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庸齋口義云五色文章古者以養目而莊子以為亂淫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用明者也若以為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為是矣多於聰者亦然德

性本靜而強於為仁是擢德塞性使天下簧感鼓動以奉難行之法也多言而無味者比之累瓦結繩竄改言句以為辯故遊心於堅白異同之間也敬跬勞跂也其言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也以為非乎則揚墨之徒以為是矣多駢旁枝言皆餘賸之事非至正也正正猶云自然而然不失性命之實理故合不為駢枝不為跂長不為有餘短不為不足此數句即大秋毫小泰山之義跂起也有所跂則不平貼自

在矣鳧鶴短長出於本然之性性之所安無憂可去也仁人何其多憂一句堯舜孔孟皆在其中

此段發明前意謂人各有正性性各有良能各有分量一毫不可強跂故慕離朱者喪其明希師曠者損其聰習曾史者過於仁學楊墨者僻於辯此皆以不足企有餘等而上之攀援無極非天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盡性命之情而無所企羨人安其分物得其宜合不為駢枝不為跂長短各適

而無有餘不足之累世間憂患不待去而自去矣
是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之性然則全物之樂所
以全己之樂也歟竊詳經文纍瓦當是累瓦彼正
正者宜照上文作至正不為跂當作跂皆傳寫之
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四

宋 褚伯秀 撰

外篇駢拇第二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矇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

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郭象註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可謂多憂也駢於拇者謂不足故泣而決之枝於手者謂有餘故啼而齧之如是則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惟各安天性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及兼愛之迹可尚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今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然今世

政以此為仁若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豈有決已
効彼以饗竊非望哉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同然
皆得而不自覺故與物無二而常全任道自得抱朴
獨往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
使喪其真耳東西易方於體未虧於仁尚義失其常
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夫與物無傷非為仁也而仁
迹行萬理皆當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當而無傷非仁
義之招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所以失其常然故亂

心不由於醜而常在美色撓世不由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虞氏無易之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

呂註仁義列於五藏而大仁不仁至義不義奚為而非人情乎惟其為之太過而不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憂則為之太過者也夫駢枝之於手足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至於去之而憂則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則有餘於數之類決性

命而饗富貴則不足於數之類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之而泣齟之而啼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膠漆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常然者不事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得古而不弊今而不新此所謂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於其間而使天下感邪易方則以東為西易性則以無為有人生而靜招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疑獨註仁義本於人之情性今且擢德塞性以為仁
義非出自然故莊子意其非人情不然則彼曾史之
為仁何其多憂也古人所以行仁義者自其本性而
充之後世乃徇仁義之迹入人為之偽故但見其多
憂耳尚不以天道任之則以駢枝為人道之患欲傷
而去之所以啼泣憂悲也蓋以駢枝譬言仁義信能冥
其迹本乎自然則與道德同體而不可去不能如是而
徒徇其迹人見其迹則思去之此所以為憂也今世

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心憂則目為之亂也凡物任其自然則安傷其性命則憂駢枝亦性之自然今欲決齷而去之猶仁人憂世患而欲救之徒益其憂耳不仁之人決裂其性命之情以饕富貴良由仁義之迹故得緣而為偽是以疑仁義非人情也自三代以下樸散而不可復何其囂囂也夫待鈎繩規矩而正非自然之正曰削其性待繩約膠漆而固非自然之固曰侵其德屈折者禮樂之末响俞者仁義之迹以此

慰天下之心是失其常然也天下之常然豈有所待
而正固哉不知所以生而自生不知所以得而自得
故能合古今齊生死物不能傷而無虧矣則仁義之
迹又何必連連相續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
哉此言曾史之徒不能無心以遊道德反為仁義束
縛而不能解何天下之人競慕仁義之名而惑亂其
心也易方猶易以悟易性則迷而不返此小大之辨
也曾史襲仁義之迹故可非之有虞氏之仁義充其

性者也而莊子非之何耶蓋責其所始不得不然且先王之於仁義將以成民性而復於道也後世因其所陳之緒餘而尊嚴其迹以為天命之至盡在此矣操所以成性之迹遂以為性豈能使棄其名而樂其實哉所非者虞氏之迹所存者虞氏之心經曰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此正取其存心也

碧虛註刊操成就削性者也牽合附會侵德者也此皆失其常然夫蓬麻曲直孰為鉤繩珠玉圓方孰為

規矩松柏女蘿孰為膠漆連理合穗孰為纏索物材
天性皆由自然故誘然皆生同然皆得古今若一無
興廢也舍道德而趨仁義是為易方徇利名而殘生
是為易性自有虞氏舉賢流凶招呼仁義以撓天下
天下莫不奔趨喪命者由是夸跂以致惑易也

庸齋口義云駢枝雖為手足之病而不可強去強去
則為憂苦矣蒿目者半閉其目目睫茸茸然有獨坐
憂愁之意憂世目勞貪饕富貴此皆自苦故並言之

又歎仁義非人情乎言其非出於本然自三代而下此說盛行何其嘈雜邪夫性德出於自然非人力所為若必待修為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鉤繩與膠漆皆修為之譬故屈折啣俞以慰天下皆失其常然而曲直方圓不用人力則為正理誘與莠同莠然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不知其所生不知其所得故古今若一無加損也連連不已貌膠漆自固纏索自拘也離性以為仁義為之不已則泥執固束

何以遊於道德之間徒以感天下也小感則四方易位大感則易天地之性矣立仁義之名以撓天下天下為其所使而奔趨之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

仁義出於情性非其人者偽之駢枝於形體累於形者惡之南華謂見世之尚仁義者舍己以劫人徇迹而忘本故歎仁義其非人情乎謂矯性而為之不出於安行是攬天下之患為己憂者也恐天

下之不理乃奔馳以救之而猶不勝也蒿目以憂
焦心以慮豈非決駢斷枝之謂歟彼不仁之人決
性命而不顧貪饕富貴而不止及其禍發必剋則
人貨俱亡而後已耳蓋仁有性之之真必有假之
之偽惡夫假仁者執虛器以愚天下之民故重歎仁
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而下為仁義者何其囂囂
浮薄耶夫物之本性正固出乎自然有待而正則
非至正有待而固則非真固是則削性侵德失其

常然無異乎手足之有駢枝也夫常然者其為曲直方外不待乎鈎繩規矩也自生自得不知古今之殊成虧之異道德混成仁義為無用矣又何必膠固其迹以惑天下哉小惑易方東西錯位未甚害事也大惑易性則失其常然叛道背德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其病源浸淫已久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舉以仁義易其自然之性性不真而仁義亦偽矣天下猶奔命而從之安於失性而不

悟此真人之所哀也

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徇利士則以身徇名大夫則以身徇家聖人則以身徇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徇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

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徇也彼其所徇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徇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徇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也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郭註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故為有為者所尚尚之則失其自然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癡瘖之事易垂拱之性者夫鷓居而穀食鳥行而無章者亦何惜而不徇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亦徇世之迹也

所遇者或時有癡瘖禿脛之變其迹則傷世之迹也
然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變手足癡瘖而居形不擾則
奚徇哉無徇也乃不徇其所徇而迹則與生世同徇
也天下所惜者生命徇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徇非
不足復論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皆由尚無為之迹
也若知迹之由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反冥我極堯
桀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呂註神降而為聖王則聖之外也自三代以下一見

聖王之迹而其所以為神者隱而不見矣如禹之胼
胝湯武之征伐雖出於不得已而其迹不免於徇天
下之弊也莊子欲絕其迹而反於神天之本宗則其
論聖人固宜如此非小之也男婚婢為臧穀則良家
子牧羊以喻守意守意乃所以養心也挾筴讀書則
無不善而不免於不善牧博塞以遊則放逸無良而
其所出則良也二者皆害於守意雖事業不同亡羊
均也伯夷死名則挾筴而亡羊之譬盜跖死利則博

塞而亡羊之譬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此為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化其道且天下盡徇也所徇仁義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所徇貨財則不知身之多於貨其徇一也而有君子有小人焉其殘生傷性則盜跖亦伯夷不知得之病於亡則均也

林疑獨註伯夷為清之名而身死焉盜跖為貪之利而身死焉二人皆未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而所逐者惟外之塵垢糝糠耳夫首陽之名長在而伯

夷之身孰存東陵之貨常積而盜跖之魄孰有故曰
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如是則伯夷奚必是盜跖奚必
非此道之所以一也伯夷聖之清莊子深詆之者以
其迹見於世而與盜跖為對故言此以矯當時襲伯
夷之弊以刻意尚行者也其名雖與盜跖為對而神
與孔子同遊學者不可不知也夫天下盡徇苟不徇
仁義以求名則必徇貨財以適欲天下之大致不離
乎利名之間所徇仁義則世俗謂之君子而不知已

為天之小人所徇貨財則世俗謂之小人而不知與世所謂君子者均矣徇仁義者損其分而益其性徇貨財者損其性而益其分皆能安其性命之情則天之君子非俗之君子俗之小人經所謂人之小人也祥道註三代而上天下以仁義易其性三代而下天下以物易其性世愈久樸愈散矣伯夷死名蓋不能弱其志盜跖死利蓋不能強其骨也臧者義之善穀者信之善男而婿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穀男貴義女

貴信故也羊之為物羣而不黨恭而有禮其性未嘗不善也制字者以羊從言為善羊從大為美莊子以亡羊譬亡德宜矣臧穀之拘縱不同而均於亡羊夷跖之善惡不同而均於殘生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碧虛註凡有迹者皆徇也名聲既彰迹不可逃矣臧穀亡羊小惑易方也夷跖殘生大惑易性也天下盡徇則盜跖亦伯夷矣又何君子小人之分哉

庸齋云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大以下益高也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事業不同殘生則一讀書博塞不同亡羊則均皆徇物之失也夫莊子豈不知夷跖之賢否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亦以下抑高之意

上古淳朴民俗熙熙不待治而自治是以民安乎性分之自然君得以成端拱無為之化自三代而下以物易性逐偽喪真雖賢愚貴賤之不同各以

所徇為是而弗悟其遠於道故其傷生傷性無以異然後為民上者設為刑政賞罰以道之齊之勸之懲之上下俱憊而姦詐生刑政賞罰有所不能制則民非其民國非其國矣此實原於上下交徇之過以致君民兩失喻以臧穀亡羊義甚切當且天下盡徇則俱失其本然之天而滯于一偏之見反指不徇者為非何君子小人之分哉夫伯夷之清盜跖之汙萬世之下昭若白黑漆園混而一之

者以所徇而言舉不免乎有迹聖人猶不逃評議
而況跖乎治道之在天下若權衡抑彼所以揚此
其勢不得不然唯求其平而已使天下無徇而免
殘生傷性之患則聖人盜跖固有間矣然其所以
善所以惡又當超乎仁義聖知之外觀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五

宋 褚伯秀 撰

外篇駢拇第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
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
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
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

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淫僻之行也

郭註屬性於仁徇仁者耳率性通味乃善也不付之

我而屬於彼雖通如彼我已喪矣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故善於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為善捐身以徇之比於性命還自不仁身且不仁其如人何任其性命乃能及人而不累於己同於自得可謂善也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舍己教人者也教之若人已已亡矣雖所失之異塗其失一也故愧道德而不為謝冥復之無迹絕操行忘名

利從容欣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呂註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屬於仁
俞兒屬於味師曠離朱屬於聲色非吾所謂臧也臧
於其德乃臧之體非謂仁義能臧之任其性命之情
而已矣謂仁義則已有謂其所臧者特未定也任性
命之情則無謂而不可名真所謂臧也聰明者亦然
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見聞聞者也
苟其見聞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

未能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哉以
其皆非道德之正也上不為道德下不為淫僻則兩
忘矣夫伯夷聖人也安有不自得適而可為聖人哉
蓋其制行方且欲廉頑立懦則其迹不免於有為莊
子方言性命之情以兩忘名利故以夷跖同為淫僻
及其論高節戾行足以矯世則夷齊之節與許由善
卷孔子顏闔同列於讓王矣

疑獨註屬者性有所係著非大同於物而無私者故

曾史俞兒師曠離朱之於仁味聲色皆不免乎徇非
吾所謂臧也臧於德者任其性命之情性命之情即
正性正味正色正聲萬物之所自有者而數子強為
之非自得自適也惟能性性而後不屬性於物而味
味聲聲色色者見矣舍其聰則反聽舍其明則內視
反聽則聞道內視則見道道得而性得矣不自見而
見彼者喪己而逐物不自得而得彼者離性以求道
雖夷跖之不同其淫僻一也則知仁義所以喪道淫

僻所以亂德皆莊子所不為也

祥道註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
有味味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
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
味味者未嘗呈蓋人之耳目本自希夷聲色在前真
從妄廢口之於味亦復如是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又況多駢旁枝以屬
其性者邪

碧虛註曾史俞兒師曠離朱皆偏於一能役性著物
失其天真豈得謂之善哉臧於德者以自得為善任
其性命之情自聞自見而已若得人之得適人之適
皆喪已於物者也故上不敢為仁義下不敢為淫僻
此養正性正命者也

庸齋云任其性命之情即是順自然自聞自見之論
是其獨到不可及處一大藏教不過此意自得自適
即是自見自悟大抵欲分別本心與外物不得其本

心而馳騫於外者皆為淫僻也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
不敢為淫僻之行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也道德
即自然近名近刑則非自然矣觀莊子此語何嘗不
正心脩身其譏評堯舜夫子曾史伯夷皆非實論特
鼓舞其筆端耳

性若太虛窮之無有而無乎不在也一有所屬則
涉乎偏徇而非道德之正雖曾史離曠特受異氣
工於所長以道觀之猶不免為淫僻況以所短睇

所長不至學邯鄲之步者鮮矣故皆不足以爲善
所善在任其性命之情出乎道德之正無強跛偏
徇之失耳目口之於聲色味也未嘗強通亦不强
闕任其自然而無容私焉此天下之至正也何物
足以撓之人之聰明而至於自聞自見則有異乎
世俗之聰明所善在乎自得自適則有異乎世俗
所謂善仁義去而真性全臧於其德而已德主乎
中道將來舍外物何自而入哉若其不自得適一

徇字人則是同為淫僻耳賢不肖也奚擇南華自謂上下不敢為而安於性命之自得斯為道德之正也歟本經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為郭象所刪脩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內篇既詳述道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首論德性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竊謂當篇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矜者之遠於道而南華敷演滂流浩瀚若此蓋弘道

闡教不得不盡其辭而達其意以祛世俗之迷使
之復乎自然而合乎道也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
在璞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為聰明所鑿仁義所
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真淳喪矣故舉曾史離
曠揚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為多駢旁枝之道
而天下猶奔慕之舉失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
正所以亂天下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鳧鶴之
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為近道矣然天下

皆感吾將奈何遂設臧穀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為君子小人之分而其殘生傷性則一也信能去迹絕尚性無所屬反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疣贅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為至而本然之聰明不廢也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與顏子所謂仁者自愛知者自知義同所以自得自適而無企羨之心則夷跖之賢否將有辨之者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六

宋 褚伯秀 撰

馬蹄第一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
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伯樂曰我
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帶編之以皁棧
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

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郭註駑驥各適性而足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有意治之則不治也治之為善斯不善矣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

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狂而不返哉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治能以規矩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不亦過乎

呂註馬之齧草飲水而無羨義臺路寢則民耕織自給無羨於高明之譬也伯樂以燒剔雜治馬而死

者十二三則強為仁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飢渴馳驟而馬之死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也天下有常然因其性而為之今陶匠之善為方圓曲直皆失其常然者也為天下而失其常然是乃不知在宥之道而治之之過也

疑獨註馬之真性逍遙於原野之間而不羨義臺路寢及至伯樂燒剔刻錐而馬之死者十二三飢渴馳驟而馬死過半此皆尚人為之偽以闕其真性故也

陶匠之治木埴而中規矩鉤繩豈木埴所欲哉聖人以仁義禮樂治天下亦猶是也而世皆稱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木埴聖人善治天下此皆大道已散不見天地之全而唯治人之為稱莊子所以深詆之碧虛註夫馬之知齧飲翹陸而已無用義臺路寢猶澤雉之不願畜樊也及至伯樂則治之將與物性已敝才不勝任抑死過半矣土有方圓而陶者就規矩木有曲直而匠者施鉤繩馬有駑驥而伯樂用鞭策

民有賢愚而聖人興法度皆順其情而為之後世之
御馬而敗者非伯樂之才也治民而失者非聖人之
道也而反歸罪於伯樂聖人是未知其所善漆園所
以興歎也

膚齋云義臺路寢王者之居一作義臺養也居移氣
養移體之地燒剔刻削皆治之也錐謂絡其頭帶謂
絆其足連列也概銜也飾鑣纓之類馬制於人而不
能自適所以死者愈多陶匠以土木為器無異馬之

被燒剔刻錐也而人皆以伯樂陶匠為能猶秦氏而下以治天下為能也

物有常性民有常德其德不離民性得矣何在乎過求過養以損德傷性哉真人為見世俗澆薄以人滅天不安本然之分而求益分外之知凡上之御下下之舉上不免以知術相籠知術窮而不肖之心應雖嚴刑峻法有所不能禁也靜原其端由於上之人好知之過啟其多知而又為知以救

之不亦勞且多事乎欲正本澄源痛革其弊故借馬立喻以明治之之失覬任治道之君子有取焉耳自三代而下民性既離刑政賞罰之所以立則是四者治天下之樞節鞭策也而知術姦詐之萌實由於此後篇所謂并聖知而竊之者是也然則今之為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四者為之輔斯可矣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足雖得以自別而馬之受害者不少矣若其

不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
陶埴之意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矜己
能而有心以為治何以復民性而全常德哉故曰
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
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
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
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

鵲之巢可攀援而閤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為仁跽跽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郭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故放之而自一非黨也是曰天放填填顛顛自足而無求於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止於一家而足混芒同得與一世澹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與物全而無害德不離而民性素樸無煩乎知欲也聖人者民得性之迹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

云及至其迹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有聖人則有斯弊將若之何殘樸為器毀玉為璋以至色為采聲應律皆變樸為華棄本宗末其於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而非其貴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也

呂註民復常性而不離其真則所謂性者不可得而見故無欲而素樸未始有疑也同德而不離未始有分也及離乎其真有所為聖人者出為仁為義不由

乎自然為禮為樂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
殘樸為樽以況毀道德為仁義毀玉為璋以況離情
性為禮樂皆多駢旁枝之道也絕巧而返乎樸則工
匠之罪除棄仁義而任道德則聖人之過免矣

疑獨註古之神人在宥天下則無意於治順民之常
性會於正命之極而已織而衣耕而食同德相親而
不偏黨天放者出乎自然而非人為也填者實充乎
內顛者真顯乎外任足之所行而不由選信目之所

視而不入邪禽獸草木皆得遂性命之理而無天閼
之患獸可係巢可窺以明人無機心則物無所憚同
居族並人民自樂又惡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非
無良知也同乎無欲非無可欲也始於其德不離終
於是謂素樸民之常性得矣蹙躄跂皆用力貌為
仁義而不順性命之理天下始疑矣澶漫樂之散摘
擗禮之偏由仁義而有禮樂有禮樂而性情離此天
下所以分也夫仁義出於道德禮樂出於性情上古

世質民淳仁義與道德為一禮樂與性情不離後世廢道德以言仁義離性情而議禮樂是以有曾史之仁義非堯舜之仁義有世俗之禮樂非三代之禮樂老子所以槌提絕滅之在莊子亦所不取也殘樸為器工匠固不能無罪因救弊之迹聖人亦不能無過也

祥道註夫至德之世養生不奪於嗜欲而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所求不出於分外而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如是則視人如己視己如物物我兼忘內外無間所以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也又惡知君子小人哉心有知而擇腹無知而容志有欲而動骨無欲而立聖人之治天下虛其有知者實其無知者故能使民同乎無知弱其有欲者強其無欲者故能使民同乎無欲無知所以德不離無欲所以民素朴素者性之質言純白而不染於物也樸者性之全言混成而不散於器也老子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經曰素樸而

天下莫與之爭美由於民性得故也

碧虛註民有常性織衣耕食一而不黨游於自然質
易未興不相往來俗儉約而物繁滋中無機而外無
忌素樸而民性得矣不善為治者用力行仁務持尚
義離道以善懷疑勿信矣屈折為禮縱逸為樂險德
以行冲和以裂矣犧搏六律皆治世之法過則為亂
此云工匠之罪聖人之過者見其末敗而推責其古
今之常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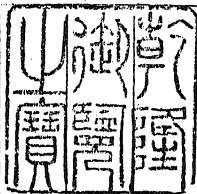
庸齋云同德謂其得於天者同常性前篇所謂常然也純一而無偏黨肆樂於自然之中填填湍足顛顛直視皆形容其拙樸無心之狀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津未通也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雜居物無害者草木遂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獸而遊攀巢而闖人與物相忘也如是則安有君子小人之分哉無知無欲純乎天理及至聖人強行仁義流蕩禮樂然後心迹始分不純一也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

義為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為強世故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所以結上文也

前論治道之弊欲有以革去之故此謂善治者不然上陳至德之世民性真淳而無所企慕衣食足用而無求羨餘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即民不往來舟車無所乘之謂也羣生連屬草木遂長言其生

物繁茂禽獸可羈鳥巢可窺言無心而與物化也
由是知鳳巢于閣麟遊于直至和感召理誠有之
如是則上無欲而下無知德不離而民素樸又惡
有君子小人之分哉及至後世聖人以有為治天
下致力於仁義勉強為禮樂於是民始疑而天下
始分矣故南華以殘樸毀玉為工匠之罪廢道用
仁為聖人之過然而樸玉不毀何以為器仁義不
立何以衛道曰天下之樸散久矣無患乎乏器也

聖人之道散久矣一變而為仁義再變而為禮樂
三變而仁義禮樂徒存其名是使後人而復哀後
人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六